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很冷很冷，但還不至下雪
不過總要忍耐下去，忍耐一季嚴冬
且必須埋首完成你那未完的工作……¹

如同本詩所言說的，吳瀛濤的文學道路正是在種種環境的因素互動下發展起來的。艱苦之時他仍維持寫作，從戰前到戰後，未曾輕易放棄，這是同時代的詩人中極為少見的。也正因此，他所留下來的詩，質量或許並非全是成熟的，卻是時代對於一個詩人造成的干涉最誠實的見證。

由於歷史因素的演變，台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從未和環境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張我軍自費出版詩集《亂都之戀》，這是一劃時代的事件，可視為台灣文學發軔的開端。爾後又有賴和、楊逵等人的跟進。一九三二年，先後有《先發部隊》、《南音》等雜誌的發行，隔年又有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可以說，台灣文學界至此到了一個蓬勃鼎盛的時期。無論在詩或小說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進程，雖作家的質量不均，然已達到一定高度。小說方面，大抵以抵抗殖民統治的寫實主義小說為主；詩歌方面，則有反抗批判的寫實詩及象徵主義的詩，其中分別又以楊華及風車詩社、鹽分地帶詩人的作品為主。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由於日本陷入戰爭的苦境，官方宣布禁止使用中文，大部分的文學活動和雜誌刊物的發行也都遭到終止的命運，只剩下少數的日文雜誌得以繼續發行。辛苦建立起來的榮景，轉瞬間陷入一片荒蕪。一九四二年，台灣作家勉力再創《台灣文學》雜誌，但衝勁已大不如前。作家失去了發表的空間和權利，文學的發展自然也受到箝制，甚至幾乎中斷。這是第一次台灣文學受到嚴重的傷害，但並不是唯一的一次。

一九四三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官方提倡大東亞共榮圈，展開一連串皇民化運動，文學界也未得到倖免。日本方面鼓吹寫作皇民文學，台灣作家從不能寫，轉而為不能不寫的處境。在文學政策的大力號召之下，台灣作家被動員起來，寫作唯一方針的文學作品。面對殖民政體的強力介入，許多作家在這個時候多多少少陷入認同的混淆與矛盾的處境。少數作家還能維持寫作，大部分作家在此時，則陷入困頓的狀態，台灣文學界蕭條的景象更是不言而喻。台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再次受到殖民體制嚴酷的考驗，這次不只是語言的，同時也是思想的。

¹ 吳瀛濤，〈一九六七年初章〉（作品五四六號），收錄於《吳瀛濤詩集》（台北：笠詩社，1970。），頁187。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台灣文學界終於不再受到詛咒。中文新聞雜誌，包括《民報》、《新新》等紛紛復刊，展露一線生機與希望。大部分在日治時期漸漸熟稔於日文寫作的作家，再度握有發言權。當時以龍瑛宗主持的《中華日報》文藝欄日文版²，為主要的園地，提供作家發表的空間。兩年之間，台灣文學界稍有康復的現象。然而，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再次宣告了台灣文學多舛的命運。二二八事件以後，國民政府主張全面禁止日文的寫作，對於慢慢熟習於日文寫作、日文思考的作家而言，這是空前的災難。如同鍾肇政所言³：「我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才完全擺脫日語。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本來是建構思想體系的最重要的時期。可是我把這段時期用來學習ㄅㄆㄇㄏ，所以落得思想貧乏也無可奈何。日語也好，中文也罷，都是半調子，命中注定成不了大作家。」。當語言作為一種演繹的工具時，轉換的過程中若遭受衝突，文字便將成為扭曲的狀態，更甚者可能找不到出口。台灣作家多數都在這種窘境中，拋棄原有的思維模式，重新學習操作中文的方法，文學之路的延續再度受到體制的剝奪。一九五〇年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宣告反共文學的時代來臨。再加以政治環境的戒備，檢查制度的嚴峻，作家在語言的困境中舉步維艱的同時，還必須格外留意思想是否合乎標準。在這種戰戰兢兢的空氣中，作家就像受到多面的綑綁，處處受到限制。

當時的台灣文學界幾為多數的外省作家為主角，他們沒有語言的問題，在寫作上比戰後初期還在適應語言的一群作家少了這層障礙，得以自由發揮。反觀戰前曾經以中日文創作的本省作家，則在戰後初期幾乎是缺席的，要慢慢到往後的幾年，才先後發展起來。台灣文學此時面臨傳統的雙重斷裂，又是一次嚴重的傷害。

吳瀛濤先生生於一九一六年，卒於一九七一年。他的生命幾乎與台灣文學這段傷痕的歷史相與共。一九三六年，當他二十歲的時候，恰好趕上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加入該聯盟是為踏入文壇的開端。當他正要展開文學生命的同時，卻也隨同爾後的戰火，進入重重的困難中。他的時代，從青春過渡到中年的時期，正好也是從中文過渡到日文再轉為中文的時期，時局更是恆處於動盪不安之中，文學傳統又面臨雙重的斷裂。對於一個小說家而言，情節的表達或許高於文字的表

² 《中華日報》，一九四六年二月於台南市創刊。創刊之初採中日文合刊，三月十五日起，由龍瑛宗主編「日文版文藝欄」，內容以文藝評述最多，其他小說、詩、散文、隨筆、劇評亦間有出現，台灣文壇不少作家，包括吳濁流、葉石濤、吳瀛濤、王碧蕉、詹冰、王育德、龍瑛宗較常發表文章。一九四六年，吳瀛濤的詩〈紀錄〉、〈消息〉（是年六月）、〈青年呵！〉（是年七月），評論文章〈苦惱的誕生〉刊於該報。相關資料參考《光復後台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5）。

³ 岡崎郁子著，涂翠花譯，〈二二八事件與文學〉（台北：《台灣文藝》創新 15 號，1993），頁 13-14。作者根據為鍾肇政開設之座談會中，席間發表之談話。

現，即使是平白的語言也能透露出完整的情境。然而，詩是語言精確的表現，對於一個詩人而言，詩句的鍛鍊最重要的無非是語言的掌握，語言一旦無法與思想達到完全的聯繫與溝通，對於一首詩的完成便造成極大的阻礙。此外，詩是精練的文字構成，可以包含豐厚的意象，但也同時可以產生不同的想像與連結，在政治體制嚴密控管下，詩人對於字句的揀選，一方面要足以詮釋意境，另一方面更要顧及文字的使用，是否涉及禁忌。對於一位在戰後要克服語言障礙，又要兼顧政治檢查的詩人而言，其內心的掙扎與書寫時所面對的考驗不難想見。

由於參與協助陳芳明老師所主持的國家文學館「吳瀛濤詩歌作品編輯及整理」計畫，筆者有幸接觸吳瀛濤先生的手稿資料。認識吳瀛濤先生所經歷的環境與背景後，再捧讀他親手寫下的詩句，很難不驚異於他旺盛的寫作企圖與活力。在他的手稿中，對於詩句的不斷修改，一再增刪的痕跡，透露出他對文字鍛鑄的著力之深。同時，來回更動的筆跡，可以想見他在寫詩的同時，內在思想的曲折與詩句琢磨的軌跡，也暗示著語言文字操作的練習與政治環境的種種羈絆。即使各種條件如此為難，吳瀛濤先生的創作之豐，仍然相當可觀。除了寫作大量的詩以外，他也寫作詩論、散文，從事民俗領域的資料蒐集，翻譯日本的童話故事等。雖然深陷萬般的困頓中，吳瀛濤先生仍辛苦維持著寫作，甚且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詩集，可以說是最早克服語言問題，率先於戰後出版中文詩集的詩人。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生活詩集》⁴見證了吳瀛濤在克服語言困境上的成果，然而，更重要的，在那背後所背負的種種折磨與掙扎，是吾人甚少發現的。台灣文學在日治時期及戰後初期，特別是中文現代詩的部分，雖幾乎呈現一片蒼白的景象，但恐怕不代表全面的荒蕪。詩人作家的活動(包含內在與外在的活動)絕非全然空白，他們不可能停止與環境的互動，或阻止心靈複雜的變化。吳瀛濤先生便是一個例證，他所留下來的詩句即是最佳的證詞。他的詩作由一九三九年開始，以至於一九七一年，一共創作六百餘首。其中戰前及戰後初期的數首，特別具有時代意義。越是蒼白荒蕪的年代，其中暗藏更多不為人知的一面，值得後人去挖掘。透過吳瀛濤先生在這段歷程所留下的活動與作品，其中所呈顯的意義與內涵。由於吳瀛濤幾乎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中最早出版詩集者，他的詩作在各個時期皆未曾缺席，因此，足以作為一個考證的代表。埋藏於詩句之間的變化，鑲嵌於詩句縫隙間的時代氛圍與思想光譜，詩藝的表現，默默耕耘於各個領域背後的意義，皆有值得細究之處。透過此一考察，或許能為過去多半認定毫無成就的詩壇提出不同的解釋。

⁴《生活詩集》(台北：臺灣英文，1953。)，為吳瀛濤戰後第一本中文詩集。

再者，戰後吳瀛濤的文學活動亦未稍歇，他在雜誌刊物上發表大量詩論⁵。於一九六四年促成笠詩社的成立，更可視為吳瀛濤文學生命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一九六〇年代，吳濁流創立《台灣文藝》時，吳瀛濤與其友人因有感於台灣本地沒有專門的詩刊，發起並設立笠詩社，對於引介詩論與推動台灣現代詩的進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文學活動的產生絕非憑空而來，它不能免於各種推動的力量，笠詩社的成立也不例外。笠詩社的成立代表了吳瀛濤的文學活動在戰前與戰後的銜接，也代表了戰前與戰後文學的合流。如此銜接的過程，必定有其內在繁複的因素。日治時期發展起來的吳瀛濤及其文學，其內涵與精神，是如何慢慢走向笠詩社的發起，戰前與戰後文學傳統的底蘊，必有其相同或相似之處。透過吳瀛濤文學活動的釐清，或許能為台灣現代詩在傳統的斷裂與重建中，找到連接的端點。進一步期使台灣現代詩在發展進程中的伏流，能夠一一顯影。

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絕不能脫離時代而獨立。吳瀛濤在時代的洪流中，展現了高於其他同時代詩人的活力。無論從事詩、詩論、俚俗、譯界等各方面的經營，必定與時代背景有深刻的連結。這一條動線發展起來軌跡，亦足以對於過去平面認識的日據時期詩壇提出內在深層的解釋。本文試圖透過以吳瀛濤為主的研究，彰顯跨越語言這一代的詩人，所遭受的內在與外在侷限，呈顯於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上之情形，並透過文學創作與活動的細究與澄清，挖掘在侷限中的開展面向。嘗試為過去大多認定為停擺靜止的日據時期詩壇，揭露其內面的生機與動能，並經由此一揭露，勾勒出台灣文學的現代詩傳統在戰前與戰後的銜接軌跡。

第二節 研究課題與前行研究回顧

吳瀛濤的寫作，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一年。創作的時間雖不算長，然其涉及的範圍由詩、詩論、散文，以至於民俗領域、兒童故事的撰寫，可以說是台灣文學史上一位多面而豐富的詩人。最早撰寫較完整的文學史，以葉石濤寫作的《台灣文學史綱》為例，大約有兩處提到吳瀛濤。其一是在戰後初期跨越語言困難的一代之處⁶，其一則於陳述笠詩社成立背景說明時⁷。相較於其他笠詩社詩人的個

⁵ 一九五三年起，吳瀛濤陸續於《現代詩》發表詩論。分別為：吳瀛濤，〈原子詩論—論 Atom Age 的詩〉（《現代詩》第 3 期）；〈詩法及其他〉（《現代詩》第 5 期）；〈原子之夢〉（《現代詩》第 7 期）。

⁶ 「省籍的詩一直要等到六〇年代的「笠」創刊，才有共同耕耘的園地，在五〇年代他們是個別創作。這時期出發的有黃騰輝、黃靈芝、李政乃、謝東壁、邱瑩星、葉笛、何瑞雄、郭文圻等人。一九五三年吳瀛濤出版「生活詩集」。一九五八年白萩出版詩集「蛾之死」。黃荷生出版詩集「觸覺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林亨泰在師範學院就學時，就出版了「靈魂的初啼」，並在台中跟張彥勳、蕭翔文等作家於一九四三年共同創立了「銀鈴會」。桓夫、錦連、詹冰、羅浪都是日據時代末期開始以日文寫詩的詩人，五〇年代面臨了語言轉換的問題，正在力求突破。」，收錄於葉

別介紹，史綱中並未提到任何關於吳瀛濤在現代詩的表現及其貢獻，這是很可惜的。但對於吳瀛濤文學地位的提出與定位，有一定的成就，不容忽視。往後許多相關討論，也都大約集中於這兩處的討論時，揭櫫吳瀛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則在笠詩社詩人的風格討論中，使用較多的篇幅，對吳瀛濤的背景及其詩作風格加以著墨。他提到：「《笠》集團的第一世代創建者，都受到現代主義的洗禮。發起人之一的吳瀛濤(1916-1971)，便是典範之一」⁸。對吳瀛濤的生平稍作介紹，並引吳瀛濤作於一九七一年之〈天空復活〉一詩，對其詩歌進行風格特色的細部探究。可以見得，吳瀛濤先生除了在促進笠詩社創立與跨越語言一代的角色外，其作品亦有具代表性且獨樹一幟之所在。然而，或由於資料的搜索不易，或由於語言翻譯問題，對於吳瀛濤的專論研究並不多見。幾乎要到了近十年，才開始注視到吳瀛濤的重要性，寫作專文探究其文學成就及相關議題。若要對吳瀛濤的行止與詩歌成就有所認識，大概可以參見同時代或其後輩詩人對他的追憶文章。

除文學史以外，目前較多討論吳瀛濤的文獻資料，散見於各報刊中，對於吳瀛濤的追思與憶念文章。若將視角追溯至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界，回顧當時吳瀛濤先生活躍於雜誌刊物，及與文友文壇熱切互動的情形，則不難發現吳瀛濤對於台灣現代詩與文學史，曾經產生十分密切且重要的連結。吳瀛濤於一九七一年病逝，當時《龍族詩刊》⁹便為他作為一個追思的專欄，除了引介他的幾首詩，也介紹他一生於文學上的成就。吳瀛濤先生所屬的笠詩社，亦發行吳瀛濤先生的紀念專刊，函請多位吳瀛濤生前的詩友與文友，為他撰寫專文加以懷念。相關文章的撰寫如下：

作者	篇名	出處	日期
	吳瀛濤先生追思特輯	《笠》46期	1971.12
笠詩刊社	故吳瀛濤先生傳略	同上	同上
吳瀛濤	吳瀛濤詩話	同上	同上
吳瀛濤	舊時代的詩篇	同上	同上

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104。

⁷葉石濤言：「……這種文學傳統在光復後，經四〇年代、五〇年代的疏離和冷漠曾一度幾乎中斷，直到老作家吳濁流在一九六四年創辦「台灣文藝」，林亨泰、詹冰、桓夫、白萩、趙天儀、吳瀛濤等創刊「笠」開始，逐漸有蓬勃的開展。」參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143。

⁸參見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十八章「鄉土文學運動的覺醒與再出發」，刊載於《聯合文學》第十九卷第五期，2003.3。頁 154

⁹《龍族詩刊》第四號，1971.12。刊出吳瀛濤先生的紀念專欄。除刊登追思文章，同時刊載吳瀛濤先生生前的幾首詩，以茲紀念。

陳逸松	哀悼吳瀛濤先生	同上	同上
吳瀛濤	鷺鷥短評	同上	同上
巫永福	悼念吳瀛濤先生	同上	同上
王詩琅	詩人的讖語	同上	同上
鍾鼎文	觀音山的新塚	同上	同上
紀弦	無常之歌	同上	同上
龍瑛宗	最初與最後	同上	同上
白萩	復活天空	同上	同上
高橋喜久晴	談詩人的態度	同上	同上
陳千武	笠與吳瀛濤先生	同上	同上
陳秀喜	悼念吳瀛濤先生	同上	同上
鄭炯明	無限的哀悼	同上	同上
林煥彰	海的客人	同上	同上
趙天儀	忘年之交	同上	同上
鍾肇政	片段二三	同上	同上
詹冰	詩國的農夫	同上	同上
杜潘芳格	獻給吳瀛濤先生	同上	同上
趙天儀	鄉愁是黃昏的一盞燈	同上	同上
杜國清	追思吳瀛濤先生	同上	同上
李魁賢	孤獨的冥想者	同上	同上
傅敏	看吳瀛濤先生的幾首詩	同上	同上
李劍	詩的見證者--吳瀛濤	同上	同上
周伯乃	沈默的詩人吳瀛濤	同上	同上
龍族詩社	紀念吳瀛濤先生	《龍族詩刊》4號	1971.12
林煥彰	善良的語言--讀吳瀛濤的詩	《龍族詩刊》13號	1974.12
李魁賢	論吳瀛濤的詩	《笠》105期	1981.10

包括笠詩社的各個世代詩人，皆對吳瀛濤展現無限的追思。林亨泰、趙天儀、李魁賢、鄭炯明等，皆針對吳瀛濤先生的文學成就，及其交誼期間的認識提出陳述。大多提到吳瀛濤作為一個冥想詩人，熱衷於寫作，經年不衰，俾使生活與詩完全的緊密切合的情形。目前所見最多關於吳瀛濤的評述，皆來自於這段期間追思與懷想的篇章。其餘關於吳瀛濤在民俗領域、原子詩論的成就貢獻、各個階段詩歌風格的發展與轉變、對於日韓文章的譯介、作為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之時代與個人意義、現代主義詩風的走向、整體成就的彰顯，似乎都未見專文的討論。甚至在民俗界、翻譯界及整個東亞文學的環境上，似乎也都未對吳瀛濤作出相關的挖掘與考究，十分可惜。

由於過去吳瀛濤的討論，大多附著於戰後第一代跨越語言及發起創立笠詩社的詩人之研究下。因此，本文擬針對此二面向的研究現況加以回顧，討論此二面向所開啓的主題與研究成果，兼及近幾年來，討論吳瀛濤所集中關注的議題作一統整。期能於這些基礎上，透過本論文的撰寫，補充並加深探索過去未被開發之處。

一、 跨越語言一代詩人之討論

關於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研究，過去亦較少為人所注意。一九九七年東海大學碩士論文，阮美慧寫作論文《笠詩社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研究》，應為第一部以這一代詩人為主要的討論對象寫成的學位論文。她的論文集集中討論笠詩社集團的詩人。此後開展了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專題研究：二〇〇二年，康原於《台灣月刊》發表〈跨越語言的臺灣詩人——林亨泰與陳千武〉一文。隔年，二〇〇三年郭楓曾在《文學台灣》發表〈屹立在詩史的高崖上——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風範〉，可以見得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其個人特質與時代背景的討論，已經受到注視，然而，考究的面向似乎還不夠多，亦不夠深廣。

阮美慧的論文，首先為「跨越語言一代詩人」之定義作出翔實的釐清，考究其形成的時代背景與氛圍，接著逐章針對跨越語言一代詩人桓夫、林亨泰、原銀鈴會詩人群(錦連、詹冰、張彥勳)、笠下女詩人(陳秀喜、杜潘芳格)及其他詩人進行研究，吳瀛濤與羅浪、巫永福於此論文中，被放置於其他類詩人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吳瀛濤的能見度於是被提升出來。該篇論文對於吳瀛濤先生的生平背景及其詩風成就有所著墨，雖篇幅不多，但已是吳瀛濤的研究上之一大邁進。由該論文的陳述，可以大略了解比過去詩史中所認識到的吳瀛濤，增添許多較為明確的面向。

近幾年來，對於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又有個人相關專論的研究，其中為數最多者為林亨泰之研究¹⁰，其重點大多著重於銀鈴會成立意義，及戰後初期現代派詩風之於林亨泰之討論。其他尚有《原鄉的呼喚——杜潘芳格詩作研究》¹¹、《異質的存在——錦連詩研究》¹²等論文，詹冰的研究則著重於其兒童詩的寫作¹³。研究層面不外時代與詩歌風格的探究。至於吳瀛濤、羅浪、陳秀喜等跨越語言一代代表詩人，皆未有學術論文的產生。

二、 笠詩社集團之討論

一九六四年，笠詩社成立，接著發行《笠詩刊》。吳瀛濤是為創社的重要元老之一，其在創社初期對於該誌，及台灣現代詩發展的推動不遺餘力，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其創作的特色，亦足以作為早期笠詩社集團詩風代表之一。過去對於該集團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最早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戴寶珠完成於一九九六年之《笠詩社詩作集團之研究》論文。該論文以整個笠集團作為考察的對象，透過世代的傳遞、成員的介紹、形成之意義，精神、藝術及語言特色的分析，將集團在台灣現代詩史乃至於文學史的地位及影響彰顯出來，是對於笠詩社集團進行全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章〈藝術論〉：「現代主義的溶合」一節，作者指出：「紀弦於五〇年代提倡「現代詩」，主張橫的移植，望羅了當時不少的著名詩人投入現代主義運動，當時加盟「現代詩社」的台籍詩人有吳瀛濤、林亨泰、錦連、白萩、黃荷生、林宗源等。其中林亨泰尤可說是現代派理論的領導者，對當時詩壇影響頗大。由於林亨泰的參與，於理論及繪畫性作品的實驗，使得紀弦的現代派運動有了不同於戴望舒的「現代派」之內容和面貌。」¹⁴揭示笠詩社早期現代主義詩風的特色，也提示著笠詩社與台灣現代詩發展中的現代主義詩密切的關

¹⁰ 除了專書的大量著力討論外，林亨泰相關學位論文有 1998 年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林亨泰新詩研究》(柯菱玲，《林亨泰新詩研究》，台南：成功大學論文，1999。)

¹¹ 謝嘉薇，《原鄉的呼喚——杜潘芳格詩作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該論文除對杜潘芳格所處時代背景及其個人文學之養成進行爬梳，重點放置於杜潘芳格作為一個客家詩人及女性詩人的身分上，探析作為這兩種雙重特殊角色的詩人，其詩作風格與特出之處。並以語言及文學原鄉為旨，貫串全文。

¹² 李友煌，《異質的存在——錦連詩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該論文由「銀鈴會」著手，介入討論錦連歷經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再回歸於現實主義的創作軌跡。透過他所受到的日文詩潮影響探索，及前衛詩風的特質，揭露出錦連異於其他詩人之成就所在。

¹³ 以詹冰為主角的學位論文，目前已有李秋蓉，《詹冰及其兒童詩研究》，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2002 年。及湛敏佐，《詹冰與兒童詩》，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3 年。此外還有林秀蓉，《日治時期臺灣醫事作家及其作品研究——以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詹冰為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1 年。以醫事書寫為主軸，將詹冰與前述詩人並置討論，並針對詹冰的詩稍加討論。

¹⁴ 參見戴寶珠，《「笠詩社」詩作集團性之研究》，頁 91。

聯。二〇〇二年解昆樺所作碩士論文《論臺灣現代詩典律的建構與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¹⁵，將笠詩社與創世紀詩社並列相較，對於兩社的發展史、詩人的構成及其對於台灣文學史典律轉折的過程中造成的影響，作出詳細的釐清，對於笠詩社在整個現代詩發展的過程中，所據之繁複意義作出更緊密的連結，為笠詩社於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出更清晰的架構。此外，陳義芝所作之《聲納——臺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¹⁶，更特闢一章節以「笠詩社詩人的現代性——以李魁賢為例」為題加以討論。針對過去討論到早的現代主義的詩，皆以林亨泰為主要對象加以澄清，使笠詩社的詩人及其詩風有被重看、重新定義的機會。透過這些研究可以見得，笠詩社在成立初期其詩人的個別差異，與共同標的背後掩藏之豐富意涵。

吳瀛濤作為笠詩社創社詩人之一，其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亦有其多面的意義。過去對他片面的討論恐怕已不足以完整解釋他的文學地位，及其與台灣文壇發生的互動關係。期使透過本論文的撰寫，針對吳瀛濤所寫作的詩作詩藝與詩風的細究，加以他所可能受到的影響¹⁷，對笠詩社集團第一代的詩人提出不同的觀看視角，補充強化台灣文學對於現代主義詩歌傳統的建立，以及本地詩人與現代主義之交互關係。

三、 個人風格與時代意義之討論

目前大概只有兩篇論文是針對吳瀛濤本人的文學成就及其時代意義加以考究的。其一為陳芳明於二〇〇〇年發表於《聯合文學》紀念專輯的〈改寫輓歌的高手——吳瀛濤的現代主義精神〉¹⁸，一文，其一則為二〇〇七年許博凱發表於《台灣文學評論》之〈跨越殖民之臺灣在地知識分子的文化能動與策略——以吳瀛濤為觀察對象〉。前者對於吳瀛濤先生的詩風，及其各方面的成就均有所探究，特別對於過去鮮少有人為文討論的風格部分，提出了現代主義詩風的意見，是為近來較早重視吳瀛濤，並針對其詩文行止提出不同於以往看法的文章。後者則由戰爭體制的文人能動性著手，嘗試為吳瀛濤的所為與涉及的面向加以統合，以作出歷史背景的解釋。兩篇論文皆為吳瀛濤的研究挖掘了豐富的意涵，並開發新的面向，是研究吳瀛濤的重要論文。筆者未來亦將借重這兩個先行研究的成果，嘗

¹⁵ 解昆樺，《論臺灣現代詩典律的建構與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年。

¹⁶ 陳義芝，《聲納——臺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台北：九歌，2006。

¹⁷ 吳瀛濤曾於戰爭期間，由於工作的緣故，前往香港。旅居香港期間，與同在香港之中國象徵派詩人戴望舒往來，討論詩的創作。對於吳瀛濤往後創作所受到的影響、台灣詩歌傳統與中國象徵派詩歌之關聯，皆有其值得探討之處。

¹⁸ 收於《聯合文學》「詩末凋零--懷念逝去的詩人」專輯，第十六卷第八期，2000，06，頁51-53。

試為吳瀛濤作出完整的、多方面成就的討論。

再者，對於戰前台灣本地詩歌傳統的研究，已有許多專文的討論。大致關於戰前現代詩發展的脈絡已有足夠的認識。五〇年代以至於六〇年代，西方現代主義的引進、現代詩論戰的情形，亦有諸多學者加以考究。本文將透過與戰前現代詩傳統的對照檢視，專注於大多數研究縫隙中輕易被忽視者。舉凡：戰爭期間台灣現代詩默默發展的情形；光復初期及一九五〇年代前期，台灣的詩壇如何轉接戰前的傳統，對於未來詩歌的發展建立什麼基礎、克服什麼困境、反共宣言下的鄉土寫實詩如何默默進行與開展。皆是本文期望透過吳瀛濤的研究，一一補足者。

第三節 研究範疇

吳瀛濤先生自一九三六年踏入文壇起，便開始了一連串文學與文化領域的耕耘。凡經三十餘年，未曾片刻中斷。雖然他的生年不長，但是所展現的活力卻異於其他同世代的詩人。他同時寫作詩歌、散文、民俗、民間故事、歌謠，後又引介詩論、翻譯作品、譯介作品，穿越不同的時空，也為不同的文學環境作出見證。若要能夠全面觀看吳瀛濤在各個時期心靈思想的轉變、詩歌所受到的滋養，及其文學作品中埋藏的意涵、作為一個本地詩人面臨時代遞嬗、時局轉變，其內在與外在的質變等。對於其各個時期在各方面的表面便宜有一通盤的掌握，寫詩的和紀錄民俗的皆為吳瀛濤，不能拆開來獨立看待。即使沒有直接的關聯，但對於文學活動或創作中所透露的訊息，必定有跡可循，亦有其相互影響之處。

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範疇則包含吳瀛濤的所有作品，包含詩(兼及詩集與散落於雜誌報刊者)、散文、民俗、民間故事、歌謠、詩論、翻譯作品、譯介作品等，加以考究。以吳瀛濤一系列的作為與發表的篇章為對象，考究其與時代互動的情形，一方面補齊吳瀛濤的相關資料，一方面亦以此反映時代的內外環境現象。而作品的特色部分，則以發表最多量的詩為主要的重心。對詩人詩作風格與形式各方面做一精密的考究，並仔細探究其中轉折的情形。最後，吳瀛濤所作的原子詩論，對於台灣本土詩論的互涉情形如何？吳瀛濤的詩論詩觀，反映什麼時代因素？又對台灣現代詩詩論的建立產生什麼影響？皆為本文的研究範圍所在。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如上述觀點所言，吳瀛濤的文學之路幾乎是與台灣文學發展的傷痕史相生相長，時代所加諸於詩人身上的影響，要比其他不同時代的詩人深刻許多。吳瀛濤作為一個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其所跨越的不只是語言，同時也跨越不同政權、

體制下種種阻礙文學創作的藩籬。本文既以「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侷限與開展」為題，便不能忽視文學環境在一位詩人身上所留下的痕跡。筆者企圖在文學活動與文學創作的過程中，看到更多過去或許不為人知的侷限，詩人於時代中掙扎的歷程；同時，更進一步要觀看詩人文學成就的高度、詩藝的鍛鑄，如何在時代的囿限中，找尋出口的方式。

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大致以脈絡式與文本式閱讀兩種方式進行爬梳，以時代的背景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考究詩人在時代中如何自處，詩風如何發展開來？是否受到什麼侷限？又如何透過方式另謀出路，繼續發展？其次則專注於詩人詩作的研究，以詩歌本身為考量的主要對象，討論其詩的內涵風格，形成架構與質變的情形。最後，則總合時代因素與個人成就，揭櫫吳瀛濤於台灣現代詩史的成就與地位，亦試圖開啓跨越語言一代及本土詩論的相關議題討論。

第五節 研究章節架構

本節主要介紹本論文各章節之架構，並敘其內容大要，以釐清各章節之研究內容。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第二節 研究課題與前行研究之回顧
- 第三節 研究範疇
-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第五節 研究章節架構

本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課題所在，針對先行研究作一彙整，並為全文擬定進行方式與組織架構。

第二章 歷史傷痕下的文學契機——吳瀛濤生平及其文學歷程

- 第一節 日治時期的文學養成
- 第二節 活躍於太平洋戰爭期間
- 第三節 戰後的沉寂與再出發

吳瀛濤，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八日生於臺北市。一九三四年自台北商業學校畢業後，服務於自營的江山樓酒樓。當時臺北的一班文學青年正於一九三三年成立

臺灣文藝協會。當時臺灣文藝協會的主要人物是郭秋生，他是「江山樓」的總經理，「江山樓」幾乎成爲臺灣文藝協會的大本營。因爲江山樓事務繁忙，吳瀛濤便留下來協助家計，未繼續深造。然而文藝協會同仁在此集會往來甚爲頻繁，吳瀛濤雖年僅十九二十，但在學期間便曾嘗試寫詩、愛好文學，穿梭期間，或多或少爲當時文藝氣息所沾染。一九三六年，吳瀛濤等人便發起設立「台灣文藝聯盟台北支部」。一九三九年，也就是結婚的隔年，生下長男，然而亦不幸於同年死亡。他也自此開始大量作詩。往後便開始積極從事創作，舉凡詩、散文、小說、台灣俚諺等，都有所嘗試。並發表於雜誌期刊上，其中主要發表在《台灣藝術》，一九四二年便以〈藝姐〉獲選《台灣藝術》小說懸賞，另於《文藝台灣》發表散文。

一九四三年，他兼任台灣藝術社記者，並於此年創作日文的《台灣俚俗集》、《紀錄》(此爲小說集)、《第一詩集(1939-1943)》，但此三書後來均未見出版。隔年一月至四月間，他赴香港九龍造航所服務，在港期間，曾用日文及中文發表詩作，並與中國詩人戴望舒密切來往，常爲談詩夜宿戴家。回到台灣之後，擔任台北帝大的職員，同時兼任《帝大新聞》編輯。光復以後，中文新聞雜誌紛紛復刊(《民報》、《新新》等)，他也開始在這些中文報刊發表詩的評論。一九四六年，轉至專賣局服務，並兼任《中國週報》(此爲一中日文並刊之週報)編輯，繼續發表評論。亦於龍瑛宗主持的中華日報「日文欄」發表詩與隨筆，同時也用中文寫詩。隔年在新生報副刊〈橋〉上發表新詩。

然於此以後，約由一九四八年四一九五二年間，作品產量有減少的現象。一直要到一九五三年，才又開始在各詩誌中發表詩作，如《現代詩》、《創世紀》、《藍星》、《今日新詩》等，並於同年出版《生活詩集》。五年後再出版《瀛濤詩集》。以後，他在《新生報》上連載〈台灣民俗薈談〉，至一九六六年一月。此後亦經常撰寫〈民俗風物文稿〉。一九五六年，曾與畫家藍蔭鼎等參加臺灣畫報社，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間，吳瀛濤陸續發表詩及散文於《青年戰士報》，並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版散文集《海》。寫《海》的時期，時常到金山、野柳、石門一帶北部海岸徜徉，遠眺澎湃的海洋，洶湧的波濤。對於自然景觀的描寫極爲深刻，並有許多感想發自胸臆，充滿凝視的冥想，內潛的情感。同年十月起，爲《今日の中國》翻譯小說及發表「台灣風物談」(日文)。一九六四年與友人發起創刊《笠》詩刊，此後詩作便多發表於該刊。一九六五年，吳瀛濤屆齡五十，仍繼續奮力於創作，並且不斷嘗試不同文類及範疇的書寫。臺灣光復後，以《笠詩刊》爲中心的現代詩人們，爲台灣詩界建立了很好的基礎，已有優異的成績表現。吳瀛濤先生是最初跨越語言，從日文改換中文創作的詩人。他在《笠》詩誌上埋頭苦幹了幾年，恰如其分地播下了很好的詩的種苗，貢獻良多。

吳瀛濤的文學活動起始於日治時期，他最早以日文寫詩，後來又曾得到小說懸賞，戰爭時期，因工作前往香港而得以保留部分中文的寫作能力，影響所及，在戰後率先於一九五三年出版詩集，可以說是最早跨越語言藩籬的詩人。又由於在港時期結識戴望舒，對於中國象徵詩派有所接觸，展露了他在戰爭時期的一絲生機。他所經歷的時期，跨越日治時期、皇民文學時期、戰後反共文學時期，使用的語言由日文轉換到中文。期間種種環境的困難跟他的文學創作與活動如影隨形。一位詩人如何在時代中自處？面對不同的政體與文學口號，衍生出什麼相應的方式？其中展現了什麼契機？又突顯了什麼困境？本章透過對吳瀛濤生平及其文學活動歷程的脈絡梳理，對此問題提出解釋。

第三章 傳統斷裂下的重建軌跡——吳瀛濤詩歌的階段性特色

第一節 青春謳歌的時期(1939-1944)

第二節 蒼白苦悶的時期(1945-1953)

第三節 突破開展的時期(1954-1956)

第四節 奠定風格的精華時期(1957-1971)

吳瀛濤寫詩最早乃以日文詩為主，曾經有過一本日文詩集《第一詩集》，但後來並未出版，因此今天也未能看見，這是很可惜的。但自此之後，他所寫的，幾乎都是中文詩。從現在可見的最早的一首中文詩，創作於一九三九年的〈早晨二章〉，幾乎已經看不到生澀的語言，也看不到過多的實驗痕跡，可以見得是一次很成功的出發。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台灣地區深陷日本方面的統治之中。期間歷經太平洋戰爭，國內也瀰漫在一團緊張壓抑的氣氛裡。大多數的民眾，過的是艱辛困苦的生活，一餐挨過一餐，一日熬過一日。然而可喜的是，時代沒有無情地阻攔一個浪漫詩人的誕生。青春詩人的活力與氣息，在此時散發無遺，沒有受到太多阻礙。從詩人大量創作謳歌生命、敏銳地察覺四周環境景象的明暗深淺、對於眼前所見苦難的人民施以濃厚的關切之情，不難想見詩人此時情感之澎湃。傾盡全力展開知覺的靈動，並專注體會生命所給予的種種，使詩作亦呈現一種豐富的、鮮明的存在，也為詩人以後的創作，闢出廣闊深厚的園地，定下紮實的根基。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需要，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對殖民地民眾施行的一系列的同化運動，亦即皇民化運動。要求台灣作家與人民無條件響應此一運動。一九三八年日本政府發表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宣言，欲聯合亞洲各地區國家，建立一大東亞共榮圈。次年，台灣總督小林躋造發表談話，宣示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政策為施政重點。吳瀛濤作為台灣本地的詩人，恐怕亦無法抗拒此

一大規模動員的號召。如果回顧這個時期的詩，會發現詩人不止一此歌頌「南方」的美好，似乎與當時氣氛下的文學方針遙遙呼應。

戰爭結束以後，詩人的創作生涯，即進入一個穩定成熟的階段。開始追隨曾經委迤過的路徑，進行各個領地的耕耘。對照前後兩個時期的詩，不難發現詩人的筆端更爲篤定，意象的經營更爲穩健。詩和生活更密切地干涉著彼此，時代的脈動也緊緊與詩人的筆觸相繫。現實、人群、神思、冥想等領域，都有他經年的追尋與深耕。結束日本的統治之後，官方的語言政策從不得不寫日文，到不得不說中文的巨變。語言轉換的問題戰後初期困擾著大多數的文人作家，使他們創作的生命紛紛陷入茫然失措的絕境。由於戰爭期間前往香港工作，在港期間曾以中日文發表詩作，又曾與中國詩人戴望舒往來，討論創作。比起其他作家的舉步維艱，吳瀛濤先生則較能從容地跨越這一層藩籬，繼續維持著寫詩的工作。然而，倘若仔細數算，會發現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間，詩人的寫作似乎遭遇瓶頸，創作量有明顯減少的跡象。這段期間，詩人曾在《中華日報》發表日文詩作，中文詩作並不多見。除了語言轉換的適應，或許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些許關係。一直要到一九五三年以後，他的創作才又開始以直線速度成長，經常發表詩作於《藍星》、《現代詩》等誌，並以中文創作為主。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短短三年的光景，卻囊括了一百一十三篇詩作。正在緩緩變化的台灣都市，強烈地碰觸著詩人的知覺。曾經沉寂的詩句，則彷彿滔滔的江水，日夜演繹著詩人壯志未酬的靈感。童年、故鄉、星宿、瀑布、海鷗、沉默的海與沙灘、高原的風、荒野的太陽、抒情的雲等，都是意象馳騁的場景。三年內便開拓了前所未有的精彩，意象的捕捉不斷擴展延伸，思想的雕塑亦繼續探深加廣，這幾年的詩作，可謂吳瀛濤生命中漂亮的一擊。

自從寫詩開始，他就悉心照料著所有關注的對象，包括都市、群眾、藝術、真理等範疇，皆未曾片刻受到冷落與棄離。歲月的遞嬗和環境的轉變，反而使他的詩藝得到淘洗。思考的內涵加深加重，推動著反覆的叩問和解答。一切外在與內在的現象，經過百般的詮釋，終而轉爲永恆的命名。這就是吳瀛濤特立的風格，也是他長期經營創作的碩果；同時是使他在紛雜的時局中，能不隨波逐流，也不輕易放棄寫作的重要動因。

詩是吳瀛濤最重要的文學成就，本章將以脈絡式的閱讀展開。透過吳瀛濤詩作的微妙轉變與時代相互對照，除了勾勒出吳瀛濤於各個時期的階段性特色，也藉此透視台灣現代詩斷裂的傳統，其建構與重生的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及其歷程，並思考從中匯流至整個文學史的養分與精神。

第四章 時代壓抑下詩藝的完成——吳瀛濤詩歌風格及其成就

第一節 純粹詩藝的追求與完成

第二節 哲理境界的經營與登臨

第三節 現代主義的演繹與展示

第四節 關懷土地的題材與表現

吳瀛濤作為一個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亦有「冥想詩人」之稱。他曾經說「我走我自己的路，我有我的宇宙」，可以想見他對於寫詩的堅持與信念。在時代的重壓中，他的詩作並沒就此中斷，我們透過他的詩之認識，除了彰顯他的詩歌風格與成就，也能夠同時透視出時代的空氣與作者心靈的轉變。本章將以文本式的閱讀進行考察，透過對於吳瀛濤各種型態的詩作，對其詩的內涵與形式進行細部的考究。期能藉此對於他的風格提出理解，並對詩中的種種意象加以解構、詮釋。

第五章 貧瘠土地裡的播種與深耕——吳瀛濤與台灣文學史

第一節 原子詩論的提出及其意義

第二節 致力於笠詩社的耕耘

如前所述，吳瀛濤所涉足的領域十分廣闊，他寫的許多詩論和民俗資料的採集，對於後來的台灣現代詩及民俗領域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成就。本章主要透過這兩個面向的討論，期望能夠建立更完整的吳瀛濤文學成就，並討論作為一個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與型態，對台灣文學產生影響。種種的跡象，是否透露出後來笠詩社成立的軌跡，在這期間，突顯了台灣現代詩發展過程中的什麼特質，這也是本章主要著力之處。

第六章 結論

本章為結論，針對前面篇章之討論，整合吳瀛濤一生顯著的文學成就所在，指出吳瀛濤對於台灣文學之貢獻，藉以為其文學生命作一定義，並在文學史上為之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

參考書目

附錄一 吳瀛濤文學活動與台灣文學重要事件對照表

附錄二 吳瀛濤作品編目